

浮
沚
集
一



19987

浮
沚
集
一

周行已撰

中
華
書
局

15998

浮

沚

集

二

周行己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浮 沚 集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浮
沚
集

此 據 聚 珍 版 叢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浮沚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二首

卷二

經解十二首

卷三

策三首

卷四

序十二首

卷五

書五首

卷六

雜著三十二首

卷七

表二首

策問十二首

記二首

啓九首

祭文九首

誌銘十三首

卷八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卷九

五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二首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三十五首

臣等謹案浮沚集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文獻通攷載其浮沚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其名浮沚者以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故也亦曰周博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爲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爲館職復出作縣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云云蓋相沿稱其初授之官也振孫之祖母卽行己之女故知其本末爲詳宋史藝文志既載周博士集十卷又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殊爲複舛或爲博士時先刊一集後乃重勒爲定本故卷數不同史亦兩見歟萬歷温州府志稱行己文集三十卷則必傳訛也行己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陳振孫稱爲永嘉學問所從出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

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學爲古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敘。其平生學問梗槩。可以略見。則發爲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于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嫺雅有法。尤講學者所難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九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尙足見其大凡也。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浮沚集卷一

奏議

宋周行己撰

上皇帝書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于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于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內歡忻而蒙德。十二年間。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幾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養神。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于察股肱之任。必出于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上皇帝書

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于天性。天下之人。同于一體。是以伊尹耕于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爲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況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爲幸者。以陛下性體帝堯之仁。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爲善之大德。有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欽明文思之聖學。允恭克讓之懿行。是以手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皆知陛下之爲聖主也。然而天下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盡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爲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爲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爲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迺者失于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于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悅。益知陛下之爲聖。前日有司之爲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勅戒有司。應今赦以前。不得復論。繼今以後。不得復

以朋黨爲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人百家。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懷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于忠誠之憤激。所爲繆戾者。或出于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于昆蟲。何所不受。陛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輕重。時之先後。人之邪正。悉因大需。一切釋之。兩解其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帥府望郡。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聽其仕進。已亡歿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還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下無失職之歎。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憂戚。爲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黨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不能而已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有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爲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爲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臣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舊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爲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爲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于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爲本。積縣爲州。積州爲國。縣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州人之心。

國不得人。則爲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爲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爲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放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爲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爲重。吏部爲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于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爲才。黜責爲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縣守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懷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爲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日夾錫。三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爲之用。錢本無重輕。而物爲之重輕。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況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愈屈。爲今之說者。不過曰官旣能鑄。聽其自輕重。又不過曰如慶歷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歷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爲五。自五而爲三。自三而爲小鈔。自十而爲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爲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貫。民之

交易不能悉辨其真僞。一也。輸于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三易鈔而盡銷爲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尙以改鑄之日未久。散于天下者未多。況今公私之鑄日久。併于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于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官出進納詔敕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填給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于權貨務算。請諸路鹽鈔以一季爲限。于是悉以所得當十椿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爲當三。通于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鑄不售。停鑄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者。悉更爲詔敕。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今來進納詔敕及黃紙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舊降文字。如此則無停鑄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于銅錢三之一。十三當銅錢之十臣欲併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于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爲用。物以有用爲用。是物爲實而錢爲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而大錢鐵錢輕于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爲一。而大錢以三爲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

爲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爲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爲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爲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于敵國。其利二也。敵人盜鑄而無所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尙輕。物價尙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腳重。轉徙道路。不便于往來。一也。拘于三路。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賈。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椿錢以給。使便于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于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入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椿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爲有實。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旣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爲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總其鹽鈔算請之數。買茶搭息之數。榷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爲上。中下十有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旣常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尙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

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劄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爲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升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攷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得未必有攷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爲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覈其實。簡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爲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于是貢于太學。太學總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于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嘗預貢者免試。外舍至于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爲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爲迂闊。以綴緝時文爲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

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爲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爲第二場。宏詞爲第三場。如此則才高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爲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爲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爲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攷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一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賊者。還其田別募。隨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雇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賊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雇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雇散從。縣雇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卽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爲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使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爲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于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爲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纖悉。儻蒙萬幾之暇。留神聽覽。或有可采。別其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懷邪而觀望。希賣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

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表

代郭守賀嘉禾表

和氣薰蒸。祥生嘉穀。泰符協應。慶及豐年。凡在照臨。孰不抃蹈。恭惟皇帝陛下。撫千齡之昌泰。纂七聖之宏規。繼述丕謨。躬行周王之孝。生成庶彙。性由堯舜之仁。每推四海之咸寧。不忍一夫之失所。格顯成于宗廟。膺眷佑于皇天。休順大臻。嘉祥並至。惟農者爲政之本。而禾者得時之中。上以供乎粢盛。下以足乎民食。祗園發秀。匪同異畝之耕。莖穗標奇。且應充箱之實。固將承福基于億載。光瑞牒于前圖。臣邈守遠藩。預聞盛事。竊仰聖朝之慶。將圖國用之饒。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代郭守謝復職表

代言西掖。詞藻非長。黜守東州。政經無狀。會逢恩宥。洊復官資。進升清切之班。莫稱便蕃之命。寵隨驚至。感與涕并。竊以典謨訓誥之書。自唐虞而始見。禮樂文章之政。更秦漢而弗全。洪惟治朝。大興儒學。續寶圖而創閣。昭累聖之垂文。登延侍從之臣。祇若祖宗之訓。鋪陳帝制。宜昭聖謨。況先帝丕顯之攸居。實方今紹述之所本。列職禁近。得預時髦。如臣者憂患餘生。江湖末系。學類瓠而無用。性匪石而不移。守道衡門。每有終身之志。觀光上國。偶爲多士之先。再試有司。始階仕版。開關州掾。叨冒學官。緣坐罷官。棲遲赴